

寻访

木瓜桥是故乡武冈的一座五拱廊桥。虽然阔别故乡多年,但我的心底始终牵挂着木瓜桥。

趁一次回乡调研的机会,重访木瓜桥。这是一个盛夏的清晨。资水河上薄雾未散,五拱廊桥横跨水面,像一幅褪了色的古画,安安静静地铺展于山水之间。桥身的青石被岁月磨得光滑,缝隙里长出几丛蕨草,在晨风中轻轻摇曳。我站在桥头,忍不住想起那副对联:“五拱廊桥,碧水轻舟留古韵;七军印迹,丹心赤胆铸忠魂。”古韵与忠魂,恰好道出了这座桥的分量。

桥头的石碑告诉我,木瓜桥已有几百年历史,经历过几次翻修。它曾是连接武冈州和城步县的交通要道,商旅往来,舟楫穿梭,热闹非常。但我更在意的,是碑文里那一段沉甸甸的文字:1930年12月,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邓小平、张云逸、李明瑞的率领下,从广西进入湖南,途经木瓜桥,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。

我沿着石阶走上桥面。廊桥的木结构依旧保存完好,梁柱上的雕花虽已模糊,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工细作。桥端东侧有个拱形龛子,龛里立着1米多高、半米多宽的

石碑,碑上有4个朱红正楷——“共产万岁”。一笔一画,皆刚劲沉毅,历经90余年风雨侵蚀,依然清晰可辨。我扶着桥栏往下看,河水清澈,几只白鹭掠过水面。远处,一排排蔬菜大棚在阳光下闪着白光,与古桥形成奇妙的呼应——仿佛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。

走过木瓜桥,便是村里的红色展览馆。推门进去,迎面是一面展墙,图文并茂地讲述了红七军转战湘西南的历程。展柜里陈列着一些珍贵的文物: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,一把卷了刃的大刀,一双补丁摞补丁的草鞋。讲解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,声音清脆,她指着墙上的老照片,讲起了那个流传至今的故事。

“1930年12月23日,红七军到达木瓜桥。那天傍晚,寒风凛冽,霜浓如雪。当地百姓听说有兵从广西过来,自然联想到几年前广西军阀入村烧杀抢掠的情形,以为又是军匪来了,纷纷举家逃跑,躲进山里。”讲解员的声音不急不缓,“红军战士们赶了一天的路,又饥又渴。他们想买些粮食充饥,却找不到一个老乡。无奈之下,他们只好到田里拔了些萝卜,可又不知把钱付给谁。”

她顿了顿,继续说道:“于是,战

那桥,那村,那人

刘奇叶

士们每拔出一个萝卜,就往空出的萝卜眼里放一枚铜钱。他们还在桥头石壁上用红土写下了‘共产万岁’4个楷书大字。”

“后来呢?”旁边有游客轻声问。

“第二天早上,红军开拔离开。村民们小心翼翼地下山,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——大门窗户完好无损,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,跟广西军匪过境完全不一样。突然,一个大娘高声喊起来:‘大家快来看呀,我家的萝卜被拔了!萝卜眼里长出铜钱来了!’大家纷纷赶去,发现每个被拔过的萝卜坑里,都放着一枚铜钱。”讲解员微笑了,“从那以后,‘萝卜眼里长铜钱’的故事就在木瓜桥村流传开来,老百姓也把木瓜桥叫成了‘红军桥’。”

我站在那盏马灯前,眼前浮现出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夜——桥亭下、屋檐边,战士们裹着单薄的军毯,在凛冽的北风中相依而眠。微弱的光亮在黑暗中摇曳,映照出一张张年轻而坚毅的脸。他们中的许多人,大概后来再也没能回到这座桥边。而那一枚枚铜钱,虽微小却闪光,鲜活地记载着红军铁一般的纪律和作风,记载着红军爱护老百姓、老百姓拥护红军的鱼水深情。

从展览馆出来,我在村里随意走了走。水泥路平坦整洁,一直通到每户人家门口。路旁的墙面上,画着红军故事和农耕文化的彩绘,既庄重又生动。一位正在家门口晒辣椒的大姐看见我,热情地打招呼:“来参观的吧?要不要尝尝我们自家做的剁椒?”

我笑着谢过,和她聊了起来。大姐姓肖,是当地的村民。她告诉我,村里搞起红色旅游后,来的人越来越多。“以前我们这地方,年轻人都往外跑,剩下的都是老人与小孩。现在好了,红色展览馆一年到头都有人来参观,周末还有单位组织团建、学校组织学生来研学。”

肖大姐一边翻晒红彤彤的辣椒,一边说:“政府把红色资源打造成了乡村振兴的‘加油站’,我们老百姓也跟着沾光。我在家门口摆个小摊,卖点特产,一天能挣百八十块。村里还有好几户人家搞起了农家乐,旺季时根本忙不过来。”

我问她,村里除了旅游,还有什么产业?她指了指远处的大棚:“你看那一片,是村里的家庭农场和合作社,种辣椒、茄子、西瓜,绿色无公害,还搞了电商平台,从网上就能卖到长沙、广州去。”



辽宁省博物馆藏。
《中国画《芭蕉芍药图》,作者赵孟

岭南折页

冯娜

黄昏的平潭,一块透熟的植物根茎
早先,谷龙圩上有人叫卖
一个辗转多年的梦
——那个竹杖芒鞋的人
采摘过岭南的夏季

一年中最湿热的一天
远处的盐田腌制着时间
我渴望,一对蜻蜓的复眼
穿过秋长、澳头、霞涌的山丘

让无数种子稀释浓郁的天气
让更密集的诗行卷起风浪
你与我,
在南方的某个夹层中窃窃私语
那些一生都在赶路的人
给他们画上一个逗点
那些田垄、驿站、书院
那些庄稼、海蛎、紫薇花
那些日行几百里的马匹
驮着荔枝和山岭沟壑间的水声

——太遥远,太绵密的雨水
融化在某一个折页里
奋笔疾书的人一扬手
一个墨点,在留白的天空
停顿了一下

鞋子带着泥到了别人家里,弄脏了屋子,这本来是一件挺尴尬的事,可村人们却说成是“富家泥”,还十分热情地拉着你的手说:“坐坐坐,上火铺坐,这是富家泥,给我家带来财运咧!”

从主人家挂在屋外的拖把可以看出,他们还是挺讲卫生的。特别是那刷过清漆的火铺板,黄色木纹清晰可见,光可照人。四周的木板壁一尘不染,贴着丰收长寿的图画,整个屋子一片祥和温馨。一鞋的泥带到人家家里,相当于白纸上掉了一坨墨,怎么没关系呢?可主人家偏偏要把它说成是好事,是给面子,安慰人罢了。

安慰人的话个个都会说,可当村人们说起来,就格外妥帖,听起来格外舒服。比如,你在他家里不小心打破了碗,他会说:“破发!破发!破得好啊,给我家发子发孙。”小孩子不小心摔倒了,疼得龇牙咧嘴,大人却一边抚摸着痛处一边安慰说:“摔得痛,长得快,一下子长好高嘞。”即将流出的泪水又收了回去。你过生日被大家忘掉了,又后他们会说:“证明你利巴(健康),大家才不记得。”说得你一点儿脾气都没有。连耳朵聋了这样的倒霉事,也会说:“聋子长寿,聋了好……”村人自有他们的一套辩证法,坏不好的事,到了他们嘴边,都能翻出好的一面来。

当然,有些话说起来体面,情意却不真,只能算是打打平伙、过过嘴瘾。这也是村人们的一种智慧,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。这种乖面话讲得最好的就数四婶了。她在离家20里外的街上赶场,见了熟人便说:“到我老家玩去,坐一坐,喝杯茶。”20里的山路,如今坐车绕来绕去也得个把小时,在

中午时分,太阳已经有些毒辣了。我走到村文化广场,想找个阴凉处歇歇脚。广场不大,但设施齐全,篮球场、健身器材、文化舞台一应俱全。几棵大樟树下,石桌石凳擦得干干净净,两位老人正在下象棋,旁边围了一圈看棋的。

我凑过去看热闹,一位看棋的大爷招呼我坐下,递过一把蒲扇:“热吧?扇一扇。”我道了谢,和他聊了起来。大爷姓潘,在村里住了70多年,亲眼见证了木瓜桥村从“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”到“路通灯亮广场宽”的全过程。

“以前晚上黑灯瞎火的,出门都要打手电。现在太阳能路灯装到每家每户门口。广场上每天晚上都有人跳舞,跳到9点多钟才散。”潘大爷指了指广场角落的音箱,“那是村里跳广场舞用的。前阵子镇里搞比赛,我们村还得了个二等奖呢……”

站在木瓜桥上举目四望,一边是石碑、老宅、红色遗迹,诉说着往昔的烽火岁月;另一边是蔬菜大棚、新式民居、文化广场,展现着今日的乡村振兴。这座桥,像一条时光的纽带,把历史与未来紧紧连在一起。

临走前,我在桥头的凉亭里遇到几位写生的美术生。他们支着画板,用画笔描绘着这座古桥。我问其中一个女孩,为什么要画木瓜桥。她想了想,说:“因为它有灵魂。不只是好看,是有故事的那种好看。”

是啊,有故事的桥,有根脉的村,有活力的人,叠加在一起,才是真正的好风景。

那日在家附近路口的一幕,至今让我受警醒。当时黄灯只剩三四秒,我连忙刹住电动车等候,身旁一名载着孩童的妇女却猛拧转把,趁着黄灯加速往前冲,执勤交警连忙呼止,转头连着我一起叮嘱:“黄灯也不能大意,不出事是侥幸,万一出事可没处后悔。”

平日里穿梭市区路口,总能看见几秒黄灯间隙里的冒险:私家车车主见黄灯亮起,非但不减速,反而猛踩油门抢行;外卖骑手为赶配送时间,横穿路口闯黄灯更是屡见不鲜;不少行人看着即将转红的信号灯,小跑着横穿马路。横向车道起步的车辆往往猝不及防,剐蹭、追尾、鬼探头事故频频发生。内兄常年驾驶大货车在外跑运输,常心有余悸地说起他亲眼见到的冲黄灯惨烈车祸,甚至他自己也有过冲黄灯时与别的车擦肩而过的涉险瞬间,直呼不敢再犯。红灯停、绿灯行是深入人心的硬性准则,大多数人能自觉遵守;可黄灯作为缓冲警示标志,却总被人们忽视,不少人心存“冲得过去”的侥幸,一次次试探规则边界,最终酿成伤亡悲剧。

为什么多人能守住明令禁止的“红线底线”,却总有人会在界限模糊的“黄灯地带”徘徊试探呢?那是因为,面对警示,心存侥幸,是人性的通病。如果任由这种心态蔓延,将会滋生诸多祸患。

有些企业,知道依法纳税是一根红线,不敢公然逃税,便打着“合理办税”的幌子,依托第三方机构的操作“能省则省”。几次侥幸过关后,守法之心逐步松懈,最终演变为蓄意偷税。待到稽查追查,法律惩戒接踵而至,悔之晚矣。文艺圈曾曝出拆分合同、设立空壳工作室等打擦边球乱象,游走灰色地带,久而久之贪欲膨胀,小小投影机质变为巨额逃税,最终天价罚单降临,声名事业付诸东流。学界亦不乏此类教训。有的研究者不是不知晓学术造假的红线,却觉得一两处论文引用、数据核实的细节“无伤大雅”,一而再,再而三,积少成多,终于突破学术不端的底线,一朝东窗事发,名誉全损,自断前程。

党员干部群体中,也不乏“闯黄灯”行为。清正廉洁,是公职人员的本分,经历过多次廉政教育的干部,大多数面对真金白银知道敬畏法纪,但也有人对几盒茶叶、几袋“特产”,心里放松了警惕。领了人情,办事时难免要“高抬贵手”,又用“不违反原则”自我安慰。瑣碎好处不断积累,贪心物欲不断滋长,最终被举报,难逃纪律处分。

很多人不解,交通信号灯既然有红灯禁行、绿灯通行,为何还要增设黄灯过渡?因为车流、行人持续交替通行,切换瞬间极易形成视线盲区、通行冲突。黄灯的核心作用,是预留缓冲时间,提醒大家提前预判、平稳减速,给双向车流留出避让空间,它不是冲刺的倒计时,而是停下的预警信号。红灯是不可逾越的禁令,绿灯是顺畅通行的许可,而黄灯是约束人心、防微杜渐的一道防线。红灯带来的约束清晰直白,人人看一眼便能敬畏;黄灯的警示却柔和、隐晦,容易让人放松警惕,也正因此,人生里亮起“黄灯”的时刻,才尤为关键,需要重视。

须知,大多数事故都非一朝一夕骤然发生,而是在一次次“冲黄灯”中,从量变积累到质变。如果总是对“黄灯”视而不见,习惯用“抢一步”代替“等一时”,看似能换取便利,实则可能是踏上通往深渊的险途。见黄灯便止步,不仅是交通行车的铁律,更是人生行路的智慧。守得住底线,方能行稳致远。

金台随感

看起来简单,其实练瓦泥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儿。黄泥黏性大,人走在里面,每抬一步都要费大力气,没走几下就累得满头大汗。村人们数落那些读不进书的孩子:“老在原地打转转,没半点儿进步,跟练瓦泥一样。”我这才明白,在原地打转也累人啊,难怪那些留级生不愿意再读书。要一直转到泥土充分黏合,泥中完全没有硬物颗粒,才算练好了。那练好的瓦泥,被切成长长的一块一块的,码在棚子里,等着上瓦架、盘瓦坯。

外村人见了十分羡慕,说:“你们真是坐地生金啊,泥巴都可以卖钱。”

五伯神气地说:“这黄泥巴种什么都不成气候,人见人嫌,但各有所长。不能种庄稼,却有别的用途,关键看你怎么用它。”

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,不管是泥还是人,不是说没有用,关键是用在什么地方。原本被鞋子带进屋子里的脏泥,人人嫌弃,到了村人眼里却成了“富家泥”。那些不好的尴尬处,在村人们嘴里变成了体面话。村人们把简单而平常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这些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。

如今,通村公路和前往各家各户的便道全是水泥路,再也不会将泥巴带到别人家里了。“富家泥”这个词今后可能没人会提起。瓦也是机制岩瓦和纤维的,练瓦泥这些活儿估计也不再有人干了。可有时候遇到了窘迫事,还是很想念这样安慰人的暖心话呢……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健

传灯的归人

周质平

自从1979年回国讲学,叶嘉莹先生半生扎根南开大学,以“莲实有心应不死”的信念,把时光交付古典诗词传承与国际传播。她以“兴发感动”为核心建构起独树一帜的诗学体系,既在讲台之上为万千学子拆解诗词肌理,又远赴北美高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,让唐诗宋词跨越语言壁垒深入海外读者心中。

我们读叶先生的讲学文字、听她课堂讲演便能察觉,她绝非一个单纯埋首故纸堆的学者,而是一位以自身生命体验印证诗词价值的实践者。半生颠沛带来的苦难,都由诗词内在的感发力量慢慢消解;她坚持传统吟诵之法,实则是唤醒国人根植于汉语声韵之中的审美记忆。她讲授的从来不只平仄、典故、格律这类技术性知识,更引导世人以诗心体察世间百态,借诗意安放内心困顿。她所倡导的诗教,脱离了学院内部封闭的训诂之学,是能够走入日常、贯通古今,亦能跨越国界、消弭文明隔阂的人文力量。

诗歌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载体。叶嘉莹先生的治学与讲学,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可落实的范本。她数十年跨地域讲学的经历足以证明,真正成熟的经典文本,是不会被语言与地域阻隔的。中华诗词走向世界,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本翻译、浅层介绍是远远不够的。传播的核心,是在比较文学视野下挖掘人类共通的情感底色,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中,彰显中国诗教独有的精神特质。而完成这一主旨的前提,必先沉潜文本,深入体会诗词内部的生命感动,待自身真正读懂古人情志,才能跳出文本局限,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,共同体会诗词中的悲欣。

在纪念叶先生的影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中,有令人难忘的一幕:将加拿大的冬天,旷野中白茫茫的雪景,和南开校园迦陵学社中,叶先生归乡传灯的镜头对看。从空无依到重回故园,从漂泊到归根,老人对自己后半生的选择是何等睿智!这部影片所揭示的,绝不只是叶先生个人的遭际,而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生命记忆。

叶先生有“书生报国何何计,难忘诗骚李杜魂”的诗句,愿爱好中国古典诗词的朋友都能以经典为舟,以诵读为媒介,接续传扬古典文脉,让中华诗词跨越山海,抵达更广阔的世界。

阳春面

肖德林

阳春面,蒜花是灵魂。有人说这名字和乾隆皇帝有关,也有人说和十月小阳春有关,但我更相信与这把青蒜有关。

阳春面让人垂涎,还因为脂油,即猪油。雪白的脂油,香味扑鼻,在舌尖雾般缠绕,久久不散。脂油是阳春面的羽衣,仿佛能让一团面飞舞起来,变成汤中的仙子。脂油让我们曾经全素的日子冒出一点点荤味,在贫瘠中升起对美食的期待——我们的味蕾被唤醒了。

阳春面是我喜欢镇上这条巷子的原因。那家叫“大众”的面店,在小镇的拐角处,四面临街。店家在木窗后面忙碌,端出来的是热烫烫的面,红的酱红,绿的鲜绿,上了桌,偶尔还溅起几滴鲜汤。心里正可惜,但口中已涎水泛起,随之而来的是“呼啦”的吃面声,几乎没有时间再顾及那几滴洒落的鲜汤。

待到我去小镇上学,那个令人眼馋的“大众”面店,却不知为何关了门。好在,这条巷子的深处,又开了一间面店,是兄弟俩开的。冬天缩着脖子站在寒风中等面,眼睛里只有热汤里漂漂的面条,盼着早一秒入碗,生怕少了一根。弟弟手脚麻利,把面条下进锅,长竹筷

阳春面

肖德林

满足的。

等我开始想念阳春面,是到西北上大学以后。

西安的面食丰富,名闻天下。长期吃重油重辣的豪横宽面,让我格外想念文文静静的阳春面。可寻遍古城,一次也没有寻到,成了一个心病。阳春面寄托着乡思,凝结着乡愁,藏着陋巷灶台上的烟火味。顺着这味道,五月麦场的气息、面店浮沉的人影,一一复活。

后来回到家乡,常常站在路边吃这碗面。也去旧巷找过那兄弟俩开的面店,结果只剩满面灰尘的闸板。就在失落之时,有人告知那家面店早就升格为大酒店,在新街上。我寻了去,果然。

里下河人不仅把阳春面店开成大酒店,而且做出精美的包装,形成了生产流水线,在外地可以网购。开包、水煮、放料、喷香的阳春面即刻上桌。阳春面不仅抚慰、养育了我们,还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阳春面,待我们恩重如山。

